

海

防

奏

疏

防海撫畿奏疏序

中丞汪公奉

璽書治天津時蓋朝鮮東結於倭
赤白之羽旁午至

天子深惟天津爲

京師員官鎖鑰之寄非重臣莫

奏疏序

可畀者特自觀察使趙拜公已
又用臺臣言專責成遂命公并
治保定四履之地西際太行東
漸於海南達河衛北距

神京所統馭者綦以寥廓而外
則奉倭虜之備內則奉曠稅之

後中則奉彫剋之民公以一身
左右其間簡將吏調兵食卹災
疲治姦宄訐謨石畫諄復剴至
爲

明
主忠言之章凡數十上天下士
大夫談之者無不悚意厲志大

公之言無何

上遂召公入貳大司空而公尋以
予告歸里矣公之屬真定尹鄭君
三俊奉公周旋以公之言關天
下大計雖金鑽之藏懸諸日月
人或未得盡覩其全乃錄其副

而授之粹謂史元公年家子也
俾一言以發其意史元受而卒
業盖三復而咨咨歎也其通達
國體類賈太傅其深謀遠慮類
趙營平其疏暢明白洞曉事變
使人誦之累欬而不能已似蘇

眉山兄弟嘗試取而方之條陳
三輔災異則長沙積貯之疏也
議處海防諸事宜則先零金城
之畧也議重稅議爭權議課魚
葦則庶豐青苗保甲之劄子也
蓋其爲識也長故其言要眇而

不爲膚論其爲慮也審故其指
恫切深摯而有餘思令諸君子
而生今之世感時觸事昌言於
朝知其無能出於公之外者矣
然公一編之中所三致意者毋
大於罷中使以安畿甸媿媿言

之至批折忌諱不少避令其言
得行元元可帖席卧席幾三輔
之地無宿憂公之所以爲

國爲民者迺大愉快而顧猶未
盡售也雖其它條便宜筴利害
無不朝上夕報可者公之心能

遂已哉然自公言之而繼公者
又踵公言之至今

主
上每有詔令未嘗不念畿民之
重困者則知公之言所爲動旒
黈者深

天
子誠有味乎公之言意每飯無

忘公在鉅鹿時也昔文帝前鄰
賈生自以爲不及後將軍上奏
事皇帝至屈群議以傳之其言
雖信用然未有陰受其言而亟
嚮用之如

今
上之所以待公者公之遇可謂

千載一時矣彼眉山兄弟徒煩
口舌爭而究無益於事又何論
哉今

主
上方思自田間召公公將益殫
厥心以報

上
其言之著於廊廟者自

奏疏序

朝廷以訖薄海內外溥哉仁人之
利實共沾被之豈惟畿南諸郡
而已元不佞竊與鄭君日夜爲
蒼生望之

萬曆甲辰秋孟吉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直

居汪編纂章奏年家鄉晚生江
寧顧起元頓首拜書

大司徒汪公奏議序

越自遼左發難滋蔓至今急
兵急餉迄無寧日一二當事
者率仰屋竊嘆計無復之冀
其有從

國家起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畢力勵勩者不少槩見廼今
伏讀大司徒汪公奏議而後
知老成謀國計出萬全其所
論列壹稟胸畫非沾沾喜事
以言爲嘗者可得而彷彿云
公生平誦法紫陽尤以德言

功三者爲砥策自束髮登

朝敝歷中外者垂五十餘年所
至建白樹立不遺餘力卓絕
一時當公再起南大司徒也
于時建曾蠹蠹欲騁魏璫包
藏禍心亦已微見其端矣中

外所毗倚公者政復不淺已
尋北轉海內知與不知喁喁
然想聞風采有手額驩呼再
相司馮之頌亡幾何時而講
學禁厲一時宿碩相繼擯落
公乃喟然曰吾生平所學惟

是誠意正心家法今捍網觸
禁若此廷獻之謂何不歸胡
待一腔忠愛托之

陸辭一疏彼其銷萌杜隙若預
計逆璫後來煽禍焉者識者
至今有李文靖真聖人之慨

今其疏具在鑿中可按也公
自筮仕以迄宦歲所披瀝亡
慮數什伯牘率多散軼不載
今所板行者董董五十有七
牘耳余悉得而竟讀之海防
二撫畿三十有一計部二十

有四纒纒數十餘萬言顛皆
挈領提要深切著明余嘗謂
人臣非建言之難惟言而中
窾之難言而中欸非難言中
欸而大有造於

宗廟社稷者爲難如我公諸牘

條分牖析不翹列眉指掌其
圖方畧策防禦則不下趙充
國馬援撫流亡陳災異則不
下劉向長孺拮据儲糧酌佐
羸虛則又不下蕭何寇恂于
中議調發籌便宜程功能課

殿最纍纍不盡欲言大都如
秦越人視病見垣一方如應
丁解牛肯綮立中此其精白
一念顛無弗克當

上
心藉令公以司徒父於其位俾
得盡竟所學則其再撫中外

爛然勲業不居然與富歐韓
范輩爭烈乎哉乃當事未幾
卒以觸禁毅然引身而退其
於

宗廟社稷亦終奚賴余甚惜焉
顧余生稍後猶幸得附通籍

共驥王路于我公所出事所
陳列罔不目擊而心儀之蓋
公文章理學焜煜兩間而於
求志達道則并心一路烏在
聞其語未見其人也方今

大
王明聖宵旰爲理然而創虜扼

倭南北交傲予焉遺種未靖
戎心挺走驕兵莫遏亂畧莽
脊多故民力中乾殊可蒿目
顧安得憂國奉公如我司徒
公者作九京而綏撫之以爲
愉快邪語曰計不失本末者

乃可以應猝言不淆二三者
乃可以當幾公於䟽牘不爲
危言激論務本胸畫攄爲深
切著明之語則其應猝當幾
計出萬全有濟于

國不問可知然則不爲危激者

乃其深於危激者乎嗟乎華
言浮也質言要也甘言疾也
至言藥也美痰之滋毒不若
藥石之生我殆其是歟公所
撰述甚富彛語中詮尤其表
表者余中丞第業已爲作皇

甫乃公之子孝廉元兆任子
元泰復手公奏議問序於余
余即不文又何可無言夫今
天下惟無蘇文忠則已矣今
天下而有蘇文忠也則討公
奏議一再試之宜無讓陸宣

公而竟令宣公得以擅媿於
前則又在後公者之責余甚
媿之矣

勳進士資治尹正議大夫工部
左侍郎年家眷晚生畢懋良

頓首拜撰

海防奏疏目錄

新安汪應蛟

倭氛未滅防禦宜周疏

酌議海防未盡事宜疏

撫畿奏疏目錄

畿輔民窮已甚權政宜寬疏

災異疏

遵例奏報異常旱災疏

分疆已蒙睿斷稅額重疊難支疏

重地荐罹重災疏

分疆已蒙 睿斷稅額重疊難支疏

仰體 聖明恤災德意亟 請發倉賑糶疏

畿南災困已極懇乞 天恩改折馬價疏

海防軍務方殷重地兵食俱匱疏

東征水兵會集天津及時計餉補借疏

兩監爭權姦徒釀釁疏

畿南荒疫相尋死亡無筭自陳奉職無狀疏

議裁冗設通酌濟以少蘇 畿南驛困疏

荒疫未已旱蝗繼虐疏

地震疏

畿輔兩歲叠罹災荒疏

仰體 聖明恤災德意疏

畿輔叠荒民命瀕危懇乞 簡發報災疏

遵 旨會議魚葦課稅疏

畿民萬分危急賑救已窮懇乞 再賜興發疏

畿甸旱災頻仍自劾奉職無狀疏

遵例奏 報異常旱災疏

申飭見行切要事例疏

畿南災困已極乞 賜暫蠲秋季馬匹疏

海濱屯田試有成效疏

畿輔根本當培疏

仰遵 明旨敬陳加派之礦疊征之稅疏

地震疏

天澤渙宜萬方歡戴懇乞信 成命疏

災異疏

津海屯田舉行有緒乞留任事將官疏

倭氛未滅防禦宜周疏

爲倭氛未滅防禦宜周敬議瀕海經制事宜懇
乞

聖明亟賜

睿斷以固萬年金甌事臣惟

國家今日北患虜東患倭然虜所志在利我貨財
倭所志在窺我疆土虜黠而欲易厥倭狡而謀
叵測緩急不可同日語矣頃東師三路進攻頓
兵堅城頗遭挫衄此兩奕相持之局未見有破

竹必勝之勢也我南北精銳業盡調東征行者
苦鋒鏑居者苦運輸此外實內虛之局寧必無
乘間抵隙之謀也臣近循行海上查據各道開
報防禦兵馬數目到臣竊見各鎮撫臣增兵設
將已稍有次第蓋深爲同心共濟幸然畫疆各
保一區而全海之控制或經營弗及扼險聊備
不虞而罅縫之補葺或草創未周此臣所蚤夜
籌度寢食不敢自寧者也議者謂倭方垂涎朝
鮮未必遽分兵內嚮然

帝王禦夷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卽

國初剝業全盛威靈萬里倭雖有小犯不啻狗鼠
乃衛所之分列勲侯之坐鎮若皇皇不能一日
安者矧今大寇在門猶可恃其不來乎議者又
謂增兵則增餉恐民窮難復加歛然

京師爲天下根本以燕齊捍全海則難以天下衛
京師則易卽如嘉靖間倭犯直浙猶殫費六省錢
糧數百萬以協濟之未嘗顧惜矧

京師門戶所關非浙直一隅比乎議者又謂倭不

得朝鮮必不敢揚帆飛渡然朝鮮之援剿止可禦之於陸茫茫大海舟楫任其往來卽

國初犯山東嘉靖間犯浙直何必假道朝鮮矧兵行詭道塗有所不由乎故取朝鮮以漸窺

上國藉兼併之強乘遼左之虛此倭之穩着也駕風帆以徑侵內地乘腹心之虛牽制東征之旅此倭之險着也彼不得於穩着必出於險着況借險着尤可以成其穩着乎剝膚與震鄰孰急捍外與衛內孰先備之而倭不來雖稍費民膏猶

流布於民間未嘗有漂損亡耗之患不備之而
倭來則塗炭我生靈蹂躪我城邑民命既不可
保而

國費益不可支此又臣所再三籌度以爲寧多備
多費必不容已者也近據福建撫臣報稱關酋
已死內變將作似可爲

中國稱慶然海外傳聞虛實難必清昔狡悍惡熖
方張況我師未嘗得志倭將益肆猖狂卽關酋
果死猶恐罷兵無日信虛聲而忽實禍毋論封

疆之臣所不敢卽

廊廟運籌樞筦陳策亦不宜扭眉睫之幸而弛牖
戶之防也臣謹按沿海形勢博採羣謀酌以愚
慮或妥害當重或防守當增或應援宜密或轉
運宜慎或糧餉當設處或將士當振飭謹會同
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 整飭薊
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
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巡撫保定等處

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巡

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尹

巡撫遼東等處地方贊理

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

巡撫

鳳陽等處地方兼海防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

分列條款具議上

請蓋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謬付以艱鉅之任臣敢不愛其

死以仰報

特達之知卽人或謂臣爲迂爲怯臣弗敢恤期於預
保疆陲安

社稷而已伏乞我

皇上履泰思否居安思危念島夷之狡橫未易制伏
我兵之積弱未易振揚亟

勅下該部逐款覆加酌議恭請

聖明裁斷速賜施行寧未雨而徹土毋亡羊而補牢
庶海甸有金湯之固東師有輔車之倚狡夷寢
其跳梁黎庶安於衽席而

禮宗萬年金甌之業可永保無虞矣爲此具本謹題
請

旨

計開

一鴨綠宜宿重兵以備非常蓋鴨綠當遼鮮之
界於

中國爲吭於朝鮮爲背又餉道所必由也我師方
與倭列營相拒然閑山旣失水兵扼塞惟在
珍島倘倭以萬衆併力於水越珍島而西乘

南風直趨鴨綠以東結建州諸夷則倭虜交
構而遼左危或反據平壤趨開城則我軍腹
背受敵而王京危今旅順雖設有總兵所統
水陸官兵不過五千又距鴨綠九百里而遙
倘衆寡不侔遠近懸絕則安危之勢已決於
呼吸間矣及查鴨綠近地若寬奠副總兵所
統兵馬止二千五百鎮江遊擊所統不過八
百勢力單薄恐難倚恃該道叅議張登雲曾
議增兵防守第以錢糧難措欲俟有緊急於

南兵南將中摘發今事勢視前稍急而西
東調者將盡過矣臣

請於鴨綠增設水陸兵各三千各統以遊擊一員分
駐於娘娘城王鬍子嘴等處總屬旅順總兵
統轄而旅順原設陸兵二千名當汛期亦移
駐黃骨島與娘娘城相爲接應遇有警息則
隨地堵截倘倭勢重大則總兵周于德當親
督舟師東嚮殺賊寬奠副總兵把截要路使
不得與虜通或賊趨平壤則督水陸二兵悉

從陸追躡其後蓋一舉而絕倭虜之交壯遼左之勢備王京之援此目前第一喫緊務也
伏乞

聖裁

一山海宜設水兵以應遼左夫

國家設關山海陸則備虜水則備倭循名責實二者蓋並重焉永樂間流倭入寇殺掠官民樂亭撫寧諸縣曾被之矣萬曆二十年倭始興難議者謂天津山海登萊宜各設水寨以

鼎足所造福蒼曉等船一百五十餘隻原爲
三處並用非獨爲天津也嗣以主封罷兵而
前議遂寢至萬曆二十五年十月內該順天
撫臣題議於薊密永三道各設海防專兵共
九千餘名分信晝守儘稱有備然臣聞南方
禦倭拒之於登陸不若徵之於海上蓋倭船
蓬桅拖滯板舵駕風不如我便捷兩舟相望
火器齊發不如我迅利若一縱登岸跳跟縱

橫人自爲戰我兵付不當伍臣

疏

請於山海關添設水兵三千統以遊擊一員嚴加訓練倘倭犯旅順則可以東移接應卽或飄洋越人又可以尾擊其後計兵三千當用沙船一百隻或常以三分之二駐守而用其一往來運餉尤爲一舉兩得蓋蘄鎮邊城距海不遠春秋二防主客兵馬十餘萬虜急則防邊倭急則防海不妨通融調用惟當關無一葦之障將延賊入門而後與之圖於計已晚故陸兵可少省而水兵必不容已也乞行該

鎮撫臣酌議設置庶內海增一屏蔽而天津登萊之防不致疎缺伏乞

聖裁

一萊海宜增水兵以防流突查得旅順至萊州循島嶼而行必由登之沙門島而入故議者謂登設水兵則萊可稍緩顧臣親問土人自萊之三山島開洋用西南風一日可徑達旅順舊年九月內天津發蒼船一隻唬船二隻初試海道其蒼船經由登州而唬船則徑從

三山先至旅順已灼有明驗況登州三面臨
海水兵雖多分哨則少勢不能兼顧萊州臣
近與該道副使于仕廉再三面議除先設水
兵五百外仍當增設二千合用沙唬船隻亟
行浙直地方買造併選募健兵駕練其沙船
亦可用三分之一更番海運庶幾兵餉兩濟
及查該道地方原設陸兵似稍有餘容臣會
同山東撫臣就中裒益不必更議增餉其將
領則有見任都司不必添設夫登旅既有水

察以扼門戶而山海萊州復各設水兵議者
或謂懸軍無用然重門擊柝易象垂訓援旅
救絕兵家所忌今二處設兵既可出援登旅
萬一朝鮮不支登旅之兵當分半東援而二
處之兵又可爲登旅分守蓋臣身在海防當
家視

國事旣不敢苟安燕雀而忽噬臍之隱憂尤不敢
株守門庭而忘異域之策應伏乞

聖裁

一成山宜增戰卒以控孤懸照得成山衛逼臨
東海正與朝鮮漢江臨津東西相對約海面
不過千餘里詢之各島遼人多有駕遼船往
朝鮮竊掠者今年六月間有登州運船自義
州回值北風飄洋一晝夜遂抵成山故倭不
來則已或來而畏風濤循海北行猶以旬日
計若其冒險張帆乘東風驟至不過一二日
程耳成山城垣頗固城內軍餘不過二三百
家倘賊至巢穴其中以蠶食近地恐遠近靈

驚撲滅非易先該前撫臣萬 牌行該道

會同該鎮酌議去後臣近至登州與總兵李承勛面議謂增兵設將恐錢糧難處第以文登營守備王家將統領該營軍兵併

題留京邊班軍共三千餘名遇汛移守成山然班軍多猾惰未易振飭戢守艱特應再募兵一千名責其合營教練而守備權輕應量加都司職銜管守備事庶駕馭得以展布臣復查前兵千名不必增募該鎮標下北營水陸軍

兵共五千七百七十餘名除水兵一千五百
臣已督行該道分船駕練外尚有陸兵四千
二百六十餘名於內可摘發土兵一千入交
登營合練遇汛期仍將該營原設軍兵八百
七十餘名留一把總照舊防守文登而守備
王家將統領土兵千名併京邊軍二千一百
餘名移駐成山遇警相機堵截仍策應靖海
及大嵩衛所地方則兵餉不必加增而孤城
自可保障合候覆議將王家將量加都司職

銜管事其八 撥土兵及制造器械等務容臣
等備行該道遵照施行至於大嵩以西若齊
靈膠州等衛所俱屬萊州南海山東撫臣業
分撥標下鋒兵隨地協守臣無容贅矣伏乞

坐裁

一安東宜置重將以護運道臣惟

國初置安東衛額設官軍二千員名爲其逼近淮
甸宜慎扼守以安內地也比

燕京定鼎歲漕數百萬以淮徐爲咽喉則其地益

重而扼守宜益加密乃該衛見在官軍不過
五百餘名山東撫臣復益以土兵七百創設
寺備統領在安常無事亦稱有備矣然臣竊
慮河漕關

國家命脈當與

兩都並重自有倭警以來臣日夜思惟淮青二郡
之交衛所空虛兵力甚薄萬一有中行說教
倭以擣批之計則中原不無震動頃臣巡汎
膠州親問安東守備乃該衛距宿遷河濱止

三百里而近臣益凜凜寒心誠恐咽喉一梗
緣頭目四肢壯健無救於軀命也查得安東
衛隸隸山東然設置在淮安贛榆地方去衛
數里有荻水口淮安撫臣亦先設有水兵三
百蓋地當要害兩鎮皆知其當重第謂倭勢
尚緩不欲多兵費餉耳臣竊以爲安東宜增
土兵一千三百荻水口宜增水兵二千二百
各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各以守備管領而選
設副總兵一員爲之統轄南自東海所北抵

卷一
膠州海界中間濤洛兩城等管悉屬總理本
官兼聽淮安山東撫按及河漕軍門與臣節
制南北與登州狼山總兵顏頤同事首尾互
應則准青海上屹然增一重鎮而漕運可保
萬全矣臣奉

勅書當策應淮揚故淮海增兵臣敢併議及之伏乞
聖裁

一保鎮宜練南技以資防援夫

中國之與倭戰形各有顛逆技各有長短善兵者

常隱吾所短而用吾所長又避彼所長而襲其所短倭皆步兵也其跳躍輕捷我兵不能及又鳥銃發百步而百中利刃三尺所過無不披靡此其所長也今北方禦虜之兵獨快鎗與弓矢短刀三器然快鎗之命中不如鳥銃弓矢之傷人不如鳥銃是遠戰已短於倭矣比交臂接戰乃欲以朽鈍短刀而當三尺利刃勢必不格所恃者獨馬上馳逐易於進退百子滅虜等砲利於遠擊然兵刃既接竟

莫之能勝也昔總兵戚繼光禦倭閩浙視賊
技長短而制器以應之視賊形飄忽而制陣
以待之故遠戰則以鳥銃火箭佛狼機之類
當彼鳥銃近戰則以鎗筦銳牌之類當彼長
及又視倭善誘伏吾亦與之爲誘伏猝而逼
之鳥銃無所施其巧火以先之長及無所用
其利故能殲倭數萬爲當世名將乃其法至
今在也故稱禦倭者必曰南兵今臣於天津
步兵盡以此法教戰矣剡鎮新設專兵亦盡

用此法矣山東步兵大半用此法矣保鎮兵馬當專備天津防援臣前爲易州兵備亦常以前法練紫馬兩關軍士第各營未及盡行合無容臣會同保定撫臣備行易井二道將紫馬龍馬等關挑選精銳共六千名真係二營共四千名在各關者坐委二叅將在二營者分委二遊擊各募選南教師置器訓練不出一筆可得南兵一萬既可備津海之援尤可省募兵養兵之費伏乞

聖裁

一水兵宜兼陸戰以便追襲夫兵無定形惟將所用陸兵未必習水水兵未有不習陸者第訓練有方器械預備則可以隨機適用卽如倭奴駕帆內犯未嘗不與我戰於海上比登岸則持刀銃橫行陸寇水寇未嘗分兩爲一也今我之陸兵旣不宜於風濤而水兵又不習於陸戰儻倭至舍舟登陸水兵將袖手旁視曰此陸寇非我所能及乎今天津水兵臣

已督行將官嘗於岸上教習南技矣合無容
臣通行沿海道將凡已設未設水兵除操舵
鼓柁演習銃砲外仍預備鎗筩銃牌等器併
預編行伍責令於近岸兼習賊至先以水技
邀截於海洋儻賊舍舟登陸則豎留舵旋等
役守船餘兵各循隊伍以應表追襲賊後與
陸兵相爲夾擊此亦變寡爲衆之機制勝之
一策也萬一倭形前後隱伏或以數舟嘗我
而大艘在後則須探哨分明接應閒整或分

兵襲陸或留兵備後此又在將官相機調度
不可以膠柱而鼓伏乞

聖裁

一運艘宜給兵器以防戰鬪夫東師一日未得
結局則海運一日未得息肩運數之多寡臣
不能兼理風濤之漂損臣不敢預必若防護
轉運使居常守法前進有警隄備無虞實臣
責也自古用兵必以絕敵糧道爲上計我東
征建議常欲以此施之於倭安知倭不以此

施之於我故自登州以北用兵護運似不容
已第查登旅二營原設水兵共止萬人而山
東歲運二十餘萬約用船二百五十隻當用
水手三四千人天津永平歲運二十餘萬約
用船五百隻當用水手七八千人是運卒之
數反多於水兵之數而管運各官亦係衛所
職官及名色把總所不如水兵者第未有旌
旗金鼓之節與銃砲禦賊之具耳合無容臣
通行沿海各道凡運船出海各設處色布旌

號併量給銃砲刀鎗等器仍慎選管運官必
以精強頗識水戰者充之沿途守風駐泊責
令登岸演習器械儻遇有警息則各奮長技
與防護官兵併力追截是運艘皆爲戰艦運
卒皆爲戰兵以揚威海上則足以壯聲援之
勢萬一朝鮮更需水兵亦足以長驅珍島效
一臂之助矣伏乞

聖裁

一錢糧宜議處派以甦偏累夫增兵非難議餉

爲難故當事者患貧甚於患寡不欲以未然
之防而賈厲民之謗也然事勢危急有不容
不預圖者若前所議鴨綠山海及安東衛增
設水陸官兵勢不得不議增餉然遼東殘破
彈丸之區順永近畿腹心之地必不能加賦
而保河六郡節議兵餉每畝加至二釐山東
且加至四釐昨見報淮揚亦畝加一釐矣通
計水陸增兵萬二千餘當費餉十八九萬
內帑之空虛不能外發地方之疲困難復重徵則

計將安出也臣近查長蘆運司蒙戶部

題議暫加濟邊引十萬以一年爲止臣與該司運使何總高商確再四謂歲加十萬必不能支儻減存五萬或可勉行二三年以引價餘沒計之歲可得四萬五千儻可充山海水兵之餉不足則聽該撫臣於陸兵內通融調撥可乎安惠水陸兵專爲防護河漕而設河漕軍門所轄六七省而水兵取足於本地漁鹽陸兵亦取足上著視南兵月餉稍減儻於河漕

所轄地方酌量攤派每畝不過絲毫或無致稱累乎惟鴨綠增兵當與東師一體給餉酌盈濟虛在司計大臣必有石畫不然或東師與賊據險相持不妨摘留水兵一枝以爲後勁此亦兵家長慮却顧之算當俟兵部酌議而非臣所敢擅定者也伏乞

聖裁

一練兵宜明賞罰以示鼓舞夫卒不服習以將予敵器械不利以卒予敵自古記之故練兵

必求其可戰戰必求其可勝以有能之將統
有制之兵斯可以所向無敵臣近巡閱沿海
兵馬見士氣頗覺奮揚而器械尚未盡備行
陣雖多嚴整而擊刺尚未盡精其可以待戰
之兵僅十之三四則申號令嚴訓練固目前
當急務已第營伍難於創始將吏狃於因循
不有榮賞以誘之於前則精神不奮不有虓
辱以驅之於後則心志不肅查得遼鎮事例
每歲終通覈各營兵馬有無補足器械有無

完備行伍有無精練將領以此爲舉刺中軍千把等官以此爲獎革近年薊保兩鎮亦照例通行此實鼓舞將吏振飭邊疆之大機也合無容臣等通行沿海各道凡器械未備者刻期置造齊備通將水陸各兵督行各將領嚴加訓練務俾耳目習於旗鼓手足習於攻擊膽氣習於鋒刃志念習於法紀每春秋二汛容臣巡行閱試歲終查照遼薊前例會同各鎮分別舉劾中軍千把總以下獎革有差

如是而將領不殫心訓練士卒不精強堪戰者未之有也伏乞

聖裁

一將材宜預選取以需急用古稱三軍之命懸於一將得其人則兵勇而謀固非其人則兵弱而謀疎勝負安危所關非淺眇也自舊年十月以來凡防海及東征諸將臣得而物色之其慷慨立功沉幾多筭者未嘗無人而庸悍無謀者亦自不少臣嘗致書部科及督臣

宜遠訪水陸堪戰之將致之幕下以備緩急
莫置之用蓋匠石之室百器兼存醫師之籠
百藥先備然後可以成大廈之功起垂死之
疾若居常無備用之將臨敵而後求之近者
既未必宜遠者又難猝至臨渴掘井勢將無
及此臣所大懼也合無乞

勅該部博訪閩浙見任及廢閑將領有身經戰陣謀
勇已試者速行咨取分發督撫衙門以待不
時易置然跣踵之材或負遺俗之累必無以

二卵弃于城無以尺朽弃合抱譬之烏董毒
藥有時而暫借以攻沉痾其功效反勝於參
苓也臣標下有聽用廢將有部咨材官等項
議者謂冗員耗餉臣亦厭其雜濫方選試而
去留之乃復敢爲此議者蓋庸懦虛談之人
不可有而沉鬱待用之士不可無清汰之與
延攬固竝行而不悖也伏乞

聖裁

一信地宜定責成以圖共濟蓋自先年海禁一

嚴山東與遼左若別世然山海與旅順若異
域然聲勢之不相聯屬非一日矣今海防創
設始議登旅設兩水寨以鎖鑰海口此天津

外戶

神京藩衛所責任於道將者至重也但恐地方人
情狃故常而忽新圖第謂寇不登岸則吾寧
已異而海中闖入若不切已者又謂寇所至
必掠財物而登旅海濱荒瘠寇未必來者夫
持一不切已之心則凡舟楫器械之設將視

爲贅疣持一未必來之心則九會哨互援之
務將視爲戲具萬一鯨波驟至何以禦之臣
又查得永樂正統間多用侯伯鎮守登州且
久任各二十餘年蓋守門戶以衛內地自

祖宗創制然矣倭志在搶掠則宜趨閩浙以飽其欲
何必朝鮮蓋今日啟疆之倭非昔日掠財之
倭明矣合無乞

勅兵部申嚴約束通行臣等遵照備行沿海道將款
各整頓水兵控截要害萬一哨備不嚴致賊

乘間而入如從登州信地循南岸內犯則罪
坐登萊道將而臣與山東撫臣均任其責從
旅順信地循北岸內犯則罪坐旅順山海道
將而臣與順天撫臣均任其責又或從旅順
飄洋從中路直抵天津則本地水陸官兵隨
地堵截真保兵馬刻日東嚮策應不效則罪
坐天津道將而臣與保定撫臣亦均任其責
至於聯絡聲勢互相救援尤不宜自分彼此
推諉誤事如有觀望坐視致失應援者容臣

等臨時查覈一體坐罪如此則軍政嚴明人心震疊外固海防內保

畿甸若泰山四維之矣夫倭方爭利朝鮮臣遽憂其內犯若近於杞人之愚然倭謀狡橫勢有必至慮不得不遠說不得不詳如或臣才劣望輕必令不行渙散難於聯合要害難於控守臣當先自劾求罷必不敢貪位苟容以誤邊海大計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上該部知道欽此

酌議海防未盡事宜疏

爲酌議海防未盡事宜汰虛糜定經久以永固
神畿牖戶事臣惟蓄兵耗財固有國之通患銷鋒
撤備非盛世之所宜頃自倭奴敗遁東藩底寧
議者或謂沿海兵防可以漸悉罷臣亦念畿民
重困欲庶幾休息無爲然夷性叵測清酋尚在
近有閩人及被擄北兵從日本附商船回者傳
聞倭兵雖散各島倭將猶聚山城旣濟戒初似
不容已况今權稅繁興自天津至臨清徐州一

帶人心疏輓訛言時起商賈湊集之區卽奸徒
睥睨之所臣爲此凜凜寒心不獨外虞倭且內
虞盜也扭眉睫之安而廢綱繆遠慮臣竊以爲
不可惟是兵不期多期於精練餉不期多期於
濟用俾民間無苦征求水陸常存警備倭動則
可以應海上猝然之患倭不動亦足以銷中原
反側之釁此臣所夙夜圖維冀效愚忠於萬一
者也先是爲海防方議裁併兵食宜加調節旣
條議六款仰荷

聖明允行矣今東師漸撤臣當移鎮中山除一應
過錢糧見今造冊另

奏外所有津海應議未盡事宜復逐一叅酌謹會
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
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 關列
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覆加查議恭候

審斷裁定行下臣等遵照施行臣愚不勝幸甚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議裁標營丁健臣前議減存天津兵馬除裁
革騎營外暫選留家丁力士八百名合用馬
六百匹行令中軍官管理爲倏情去來未定
且一時精銳難於盡棄也今照真定標下原
有馬兵一營精簡而實練之亦自足用則此
八百人者其數固可裁第其人不無可惜臣

以爲宜將見在家丁選留三百名及原騎
三百匹併入真定標營合伍操練而本營舊
兵有稍弱不堪及續有事故卽以前項家丁
照數漸補不出半年家丁之實用猶在而標
營之溢數自銷其力士四百名原兼習南兵
器技亦選留三百名容臣分發標下民兵各
營而舊兵有逃亡事故亦照前例以漸填補
其餘剩馬匹應查照兵部原議兌發薊鎮及
細查騎營創設以來原兌太僕寺馬一千五

十七匹買過馬羸一千三百九十五匹頭向
因營伍初設未行追椿朋買之法及臣於去
冬十一月內東巡回鎮始議定營規至今年
二月遂議撤散矣除經理朝鮮撫臣帶去馬
羸六百八十四匹頭後先倒死馬羸二百一
十八匹頭又變賣老病兒騾馬六十七匹近
先過薊保兩鎮馬九百零七匹見今追過椿
朋買補六十四匹實在馬羸六百四十四匹頭
除家丁留騎三百匹天津左右兩營一百五

十匹頭仍剩一百九十四匹頭除標下雜流傳
報用馬羸四十四匹頭實剩馬一百五十四匹
臣移會順天撫臣刻期兌發以後家丁力士
月餉及裁去馬匹草料不必編派共歲減銀
二萬二千餘兩度閭閻久困亦獲少甦其天
津左右兩營馬羸一百五十四匹頭應照先年
舊規及河間三營事例於餉司支給草料伏
乞

一議併水陸將領照得葛沽原設陸兵三千統
以叅將一員海口見設水兵二千五百統以
遊擊一員水陸兼備固足以資戢守第兩將
同居海上兩相須而不相下臨事未必相救
如左右手不若合水陸令一官兼統而分以
裨校其調度爲甚便也查得萬曆二十二年
初設葛沽營統以總兵及都督等官各防汛
官兵俱聽節制事權重斯人心一號令專斯
戒備嚴始未常不慮晝周遠而後稍頽玩也

且天津距保定四百餘里而保定總兵節年
移駐天津頗稱不便今宜於葛沽營仍設副
總兵一員比照薊鎮三路事例加以協守職
銜裁去水營遊擊併令本官統之一切水陸
機宜及天津海防兩營悉聽節制而本官仍
聽保定總兵節制庶可臂指相使以近收萬
全之筭况官有減無增廩餉通融自足假虛
名以貴實用計無便於此者及照臣標下中
軍柯鷹揚舊以副總兵管該營叅將事選募

訓練皆其創始相應以本官加協守銜管事
而見任叅將韓望東卽改臣標下中軍一轉
移間而職任各當其裁去水兵遊擊顧鳳翔
聽兵部查劬勞資別行陞用再照水陸兩營
宜各以二千五百爲一師共合成五千之數
其陸營見在兵三千應裁去五百容臣於真
定民兵營內酌行汰補歲減餉約六千餘兩
庶官無曠員兵無剩伍伏乞

一議併軍儲同知照得天津原設有清軍同知
一員自海防開鎮前撫臣題議增設軍儲同
知一員維時百度草創一切出納錢糧稽覈
兵馬非一手一足之力因事設官勢固宜然
今海防既分併矣官兵月餉盡屬餉司收支
製器造船等務盡停止矣清軍同知原有管
理海運一事今亦報罷矣所有增設軍儲同
知一員相應裁省舊管錢糧文卷及逐月稽
餉事宜悉併歸清軍同知管理原領軍儲關

防另行繳

進但清軍同知設居海濱向未專責以海防職任
相應比照閩浙及青登萊各府同知加以海
防二字仍照例

請給河間府海防清軍同知關防一顆廢文移之上
下錢穀之出入各有印信可據而吏胥不得
爲姦及照見任軍儲同知劉道自二十六年
二月內到任適值清軍同知員缺凡兵馬器
械及造船運餉等項交責於本官一身夙夜

勤勞幾於鞠躬盡瘁若復令赴部候調恐非
所以酬勞勩而彰激勸查得保定府有舊案
荆關通判見今員缺若將本官就近調補以
同知管通判事在關塞實賴勩在本官亦
得以展雄抱合無

勅下吏部將前項裁併同知及專責海防頒給印信
事體覆加查議上

請一面將本官調補紫荆關原官管通判事則於缺
穴職勩勞臣一舉而兼得矣伏乞

聖裁

一議處戰船修理天津蒼唬等船原自二十二年創造久置河干幾成弃物臣前任天津英道親勘各船尚堪修葺於是議請官銀估修完固曾發二十隻應援朝鮮備賴衝鋒擊賊之用今見在水管蒼船五十七隻唬船五十八隻中有稍堅固者猶可支四五年稍壞者或可支二三年然春秋兩汛隨時修理不得不仰給公家而

內帑外庫盡稱訕乏安能爲無米之炊臣查得水
營初創原募南兵與近海土民兼用除汛期
齊赴水操出海輪哨外至撤汛之日略做浙
直事例南兵常川守船其土兵暫放下班生
理止給月餉之半計土兵約千名每歲下班
五月約省餉二千五百兩行餉司另項收貯
俟汛期預估各船大中小修葺匹買料修理
完整前銀儻有餘剩仍收貯聽湊下年折造
支用不許別項動支儻三四年後各船拆造

數多工料不足或請發部銀或設法措處候
臨時另酌具

奏定奪蓋禦倭利在水戰卽朝鮮馬步數萬竟以
水兵收功可爲明鑒自天津東連登旅茫茫
巨海與倭共之臣願

國家無忘戰艦之利庶幾它日無貽噬臍之憂至
於水陸兩營節年修理旗幟器械及操賞併
修公署等費容臣於陸營稍定下班之餉通
融取給不必別行議派伏乞

聖裁

一議處行糧料草照得水陸二營以今議兵數會計月餉歲該銀七萬一千餘兩悉當於所屬州縣照地均派臣不敢復持兵三之說以微不可幾之

恩澤矣乃行餉尚有當議者查得天津左右二營額餉甚薄而邊海遞防甚苦其行餉除本色外照近議每名月支銀一錢三分歲該銀四千六百八十餘兩水陸二營汛期出海哨探及

分布信地舊例有本折行餉以今議兵數計之該銀七千六百餘兩卽臣自真定移駐天津隨帶標兵亦有行糧料草自萬曆二十年以來俱於部發銀內支給今太倉詘乏已甚臣敢不協心體

國以共圖錙銖之濟卷查二十六年十一月內該臣先任海防題爲倭氛未滅防禦宜周等事時因中路失利竊議於山海鴨綠江等處增兵萬餘又慮餉無所出欲於長蘆監運司暫

加引五萬約以三年停止後幸倭奴敗邇兵
餉不增而戶部徑據臣議劄行該司加引如
數各商尚逃避未肯盡應命也近蒙

恩詔諸因東征加派錢糧一切盡令所司除豁前項
加引自當盡豁無疑矣第前項折色行餉無
從措辦商與民同食土之毛實同濟

國之急合無仍行該司每歲量加引一萬六千計
引價餘沒共銀一萬四千四百兩大綑足
一年行餉之用而太倉可無捐發之費於

國少裨於商亦不甚病以上行月二餉每月各營
造冊赴兵備道查明掛號送餉司支給每季
終餉司一報戶部一會兵備道報臣查考以核
乞

聖裁

一議定汛期巡駐夫防虜重秋防倭重春所從
來矣春未嘗無虜患而秋高馬肥尤其明
之時秋未嘗無倭患而風和浪靜正其揚
之候臣所轄紫荊倒馬等關與宣大接壤今

西塞跳梁虜清未定臣當以秋月巡閱關隘操練兵馬勢不容已若天津去真定六百餘里儻春汛不一巡行無論島氛鯨浪倏忽靡常竊恐振厲漸弛人情漸玩水陸蜂屯之衆將至於驕惰而不可用矣臣

請比照浙省撫臣事例遇春月汛期量帶標兵數百名前來天津駐劄較閱水陸兵馬督發出海俟汛畢回鎮其秋汛之期臣旣以防邊爲重責令天津兵備道會同將官操練督發儻有

警息則星夜馳報相機調度庶門戶之鎖鑰常嚴海外之鯨鯢自戢卽草澤奸徒亦有所震懾而不敢肆至於嚴會哨之規肅傳烽之法容臣查照節奉

欽依事理會同山東撫臣每歲申飭沿海各道遵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議做邊關巡閱今居庸山海紫馬等關歲遣御史一員巡察三歲一閱視九臺壻之繕修

軍馬之訓練器械之堅完錢糧之出納悉聽
查核文武大小諸臣舉刺有差蓋飭戎機以
振怠玩鞏藩籬以衛

京師如此其嚴也天津距

都城二百里而近要害與各關同第以海防久廢
三衛官軍向移爲薊鎮遞守無兵無將故不
入巡閱數中今三衛官軍旣改爲海防左者
營矣益以水陸營兵五千衆共萬餘且統以
協守副將屹然爲海上雄鎮矣夫天下之事

草創恒慮其疎積久又慮其玩臣今雖殫力
經營寧敢必其無疎又寧必後日之無玩防
海防邊事同一體相應比照紫馬等關凡津
鎮水陸兵馬船隻器械烽墩及錢糧等務悉
聽巡關御史巡歷稽察仍增入

勅書以垂永制遇三歲

特遣閱視亦與各關一體嚴閱分別敘論庶憲度益
明人心益肅將吏奉法惟謹而海上干城自
固矣及照近例各鎮有年終甄別而天津水

陸二營向屬海防專管未經通行今既併入
保鎮其將領及中軍千把等官應照例分別
舉刺獎戒庶於政體畫一伏乞

聖裁

一議發軍火器械夫器械不利不可以戰前海
防撥臣萬 懇達兵機題

請部銀製造堅利器械種種具備蓋推鋒陷陣所必
用也然器有不嫌久貯者若大小鐵砲刀槍
之類是也有利在速用者若火箭弓矢之類

是也查得後先製完器械除隨帶東征及發
各兵船領用出海外見在盔甲三百副應給
家丁披戴及砲銃等項可久貯者另造齋
庫收貯待用至於大小火箭見在八萬六千
餘枝計費工價三千餘兩大小弓見在二千
六百餘張大小箭一千二百餘把計工價三
千餘兩火箭藉硝磺以迅發久之則滯澀而
不行弓矢合膠筋以成質久之則濡潤而易
解藏之二三年後皆損壞不可復用矣今條

雖暫寧而東虜鴟張播首豕突四方兵革未
息臣不敢以有用之物遂弃之無用之地也
合無將火箭量留二萬枝以備不虞仍剩六
萬六千餘枝併前項弓箭聽兵部酌定分發
於遼東四川用兵之地以濟急用廢工料不
爲虛費再照火器爲

中國長技焰硝爲火器所資然皆出於北直山東
地方臣收買見在焰硝二十餘萬斤計價一
千餘兩相應委官煉成光淨亦分解遼蜀兩

鎮以爲砲銃火攻之具夫臣旣虞倭虞盜寧敢忘備忘戰第以其不可久貯者速發之以濟目前臣當漸補之以需後用若焰硝出自土產尤可以隨取而隨足也貨惡其弃於地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爲已伏乞

聖裁

一議處効勞官員自海防開鎮亟於蒐羅豪傑南北之材官騎士苟抱一能一藝者靡不雲

從響應冀乘機會以樹尺寸矧召兵買馬造
舟繕器一時竝舉所藉文武諸臣及隨事分
委各官宣力効勞有不容泯沒者除見任將
領有司近經督臣題敘臣不敢贅而分委名
色等官各司竹頭木屑等務臣得以獎賞遣
去者又不敢瑣瀆惟是二三聽用將官除管
造弓箭原任都司張效祖已經推用外如管
造盔甲原任叅將方時輝管造火箭原任遊
擊吳夢豹管造銃砲原任都司吳應禎管買

弓箭等料原任都司黃文煥及專造銃砲所
鎮撫朱家臣等皆拮据殫二載之勤戰守諳
六韜之畧今海防百務裁省俱應散回各衛
合無容臣查開各官勞勤備咨兵部各酌量
材力及時推用庶逸足無伏櫪之嘆且可以
激勸將來又查得標下募兵坐營王芬志在
立功氣雄敵愾今海氛少息宜亟用之蜀中
彼亦慷慨願往合無將本官量加都司職銜
咨送四川督撫軍前聽用原募力士有願隨

考聽臣仍遵實造火器火筒委官二員量
匠作數名跟隨本官星夜馳去併各給與
合應付儻彼中增兵設將卽可以就近推補
再照有司効勞惟軍儲同知劉道爲最次則
靜海知縣戴大槐蓋一特修造戰艦運艘三
百餘隻辦料稽工晝夜風雨不避雖臣子職
分當然而勞苦似不容掩除劉道已經題敘
外其知縣戴大槐併一二効勞佐領容臣另
咨吏部紀錄庚文武咸奮任事之心而緩攘

海防頭

卷四

其永賴矣伏乞

聖裁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